義利之辨（選二章）

引言

義利之辨為歷代儒者為人、處事、治學的第一關鍵。南宋張栻著孟子講義，在其序中說：「學者潛心孔、孟，必得其門而入，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。」朱熹寫信給他的老師李侗報告讀書心得時，強調：「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。」陸九淵訪朱熹於白鹿洞書院，為諸生講義利之辨，聽者莫不悚然心動，至有泣下者。朱熹、陳亮書札往返，亦以義利王霸為論辯主題，可見義利之辨為千百年來儒者心繫的重要課題。

義利之辨既然如此重要，那什麼是義？什麼是利？儒家所說的義，大致有兩層內涵：一層是指事物或現象的最適宜狀態，凡是正當的、合理的都可稱為義。另一層是指構成理想人格的道德秉賦，及超越生命之上的道德情操（如舍生取義）。至於利，可簡單以小利、大利來區分，小利指一己之私，大利指對最大多數人幸福之利益。儒家認為不論大利、小利的取得，都必須合乎義的規範，以義為最高的判斷標準，因此而有義利之辨。

一 仁義而已矣 93指補

孟子見梁惠王①。王曰：「叟②！不遠千里③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④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『利』？亦⑤有『仁義』而已矣。王曰：『何以⑥利吾國？』大夫⑦曰：『何以利吾家⑧？』士庶人⑨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⑩，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弒⑪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，苟為⑫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⑬。

未有『仁』而遺其親者也；未有『義』而

一乘（中華古文明大圖集）

①**梁惠王** 即魏惠王，姓魏，名罃，謚號惠。本為侯爵，僭越稱王。魏國本都安邑（今山西省夏縣），後遷都大梁（今河南省開封市），故號曰梁惠王。

②**叟** 對長者的敬稱，即今之「老先生」。

③**不遠千里** 不以千里為遠，形容來者的熱忱。

④**亦將有以利吾國乎** 那麼將有辦法對我國家有利吧！亦，則、那麼。有以，有辦法。利，指富國強兵之事。

⑤**亦** 但、只。

⑥**何以** 即「以何」，用什麼、怎麼樣。

⑦**大夫** 職官名。三代時官員分卿、大夫、士三級。至戰國時，大夫專指由諸侯封以領地並執政的大夫。

⑧**家** 執政大夫或執政大夫的領地，皆稱為家，非指今所謂的家庭。古代諸侯受封於天子而建「國」，卿、大夫受封於諸侯而立「家」。

⑨**士庶人** 士是古代貴族中最低的一級。庶人，指百姓。庶，眾。

⑩**上下交征利** 全國上下相互奪取私利。交，相互。征，奪取。

⑪**弒** 音ㄕˋ，殺。專指下殺上、賤殺貴。

⑫**苟為** 如果、假使。

⑬**饜** 音ㄧㄢˋ，滿足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（李子侯繪）（中國畫作品集）

後⑭其君者也。王亦曰『仁義』而已矣，何必曰『利』？」——梁惠王上・1

⑭後　置於後面，有不急、怠慢之意。

章旨

孟子力斥功利主義之害，勸梁惠王治國當以仁義為依歸，以根治爭權奪利之紛亂。

解讀

本章為孟子七篇中第一篇第一章，後世稱孟子嚴義利之辨，即以此章為代表。太史公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，嘗廢書而嘆，說：「嗟乎！利誠亂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故曰：『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』」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）「利為亂始」，可見孟子勸梁惠王「先義後利」之說的高瞻遠矚。

孟子見梁惠王是在西元前三二〇年。梁本是個強國，可是在此之前，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」（梁惠王告訴孟子的話，見梁惠王上），國勢已經式微了。所以惠王一見孟子劈頭就說：「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希望孟子提供他富國強兵的辦法，以雪恥圖強。可是孟子卻馬上駁斥說：「王何必曰『利』？亦有『仁義』而已矣。」並進而解釋：如果人人以利為首要目標，其結果勢必造成利益衝突，互相殘殺，上下離心離德，使國家陷於危亡的地步。反之，以仁義之道作為政治綱領，則人人親親敬長，不遺其親，不後其君，自然上下和睦，民生安樂。這才是振興國家的根本之策。

在此仁義代表著倫理道德的價值觀。從孟子的「何必曰利」及「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」的話來看，其重點不在否定「利」的價值，而是要凸顯義利價值觀的不同，以及義利之間的優先順序。

相關名言

◎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（漢董仲舒）（語譯：有仁德的人，匡扶正義而不謀求私利，闡明真理而不考慮成效。誼，通「義」。）

◎在我們這個世界裡，騙子真是不勝其多，不過中國佛教徒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，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，就是名和利。（近人林語堂）

二 舜與蹠之分

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①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蹠②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③也。」——盡心上．25

章旨

孟子說明舜之聖與蹠之盜，在於為善與逐利的不同而已。由上二章可見不論治理國家、與人相接，或修養己身，皆當以義而不以利；故義利之辨不可不審。

解讀

孔子以「喻於義」和「喻於利」來判定君子與小人的分別，謂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（論語里仁）。本章孟子則以「為善」和「為利」來分辨舜和蹠的不同。舜代表的意義是聖人，是君子；蹠代表的意義是強盜，是小人。

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善，則造福人群，日進其德，使自己成為聖賢，成為君子，自然是好的。但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，為什麼就會成為盜蹠、小人之類的人呢？孔子說過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。」（論語里仁）孟子也說：「人亦孰不欲富貴？」（公孫丑下）可見孔子、孟子都知道富貴利祿皆人之所欲，其實並不反對人們去追求，他們反對的只是不顧仁義的孳孳為利。

---

① **孳孳** 同「孜孜」，勤勉不懈。孳，音ㄗ。

② **蹠** 音ㄓˊ，亦作「跖」，人名。相傳為春秋時魯人，柳下惠之弟，為一橫行天下之大盜。

③ **間** 音ㄐㄧㄢˋ，別、不同。

當一個人唯利是圖時，則放辟邪侈，任何卑鄙無恥的事都做得出來。因此儒家講求見利思義、先義後利，義利不可不辨。即使公利、利天下的大事，也當以義為最高的判斷標準，不能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。

●事例

比爾．蓋茲一手創建高科技王國微軟公司，身價超過七百億美金，蟬連多年全球首富。不過，年少就致富的他，剛成名時卻備受爭議，因為他曾使盡商業手段消滅其他競爭者，許多人厭惡他的為富不仁，所以有一次當他在比利時演講時，遭人用蛋糕砸得滿臉都是。曾有新聞報導使用了「一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，一個全世界最令人討厭的人」的標題來形容他。想扭轉形象的比爾．蓋茲，之後投身慈善事業，創立比爾．蓋茲伉儷基金會，目標為改善全球公共衛生以及教育水準，截至二〇一五年，已捐贈逾二百九十億美元，數目之大為全球慈善基金會之冠，也成功的影響許多企業家，讓做善事蔚然成風。從外界揶揄或公憤的對象，轉變成新一代大慈善家風潮的引領者，其關鍵就在於逐利或為善而已。

●相關名言

◎私視使目盲，私聽使耳聾，私慮使心狂。（呂氏春秋序意）

◎地下的金子要從礦脈裡挖取，守財奴的金子要從他的靈魂裡發掘。（波斯薩迪）

問題與討論

一、梁惠王希望不遠千里而來的孟子，能給他帶來好處，孟子卻回答「王何必曰『利』？亦有『仁義』而已矣。」是否迂闊不切實際？或者另有其深入的見解？

二、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利的追求乃人類社會的共同現象，而孟子竟說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蹠之徒也。」何以故？請討論之。

三、請依孟子的義利觀，就目前社會現象舉一例加以評論。

今人今事

【王何必曰『利』？亦有『仁義』而已矣——愛國土或愛人民】

「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面對孟子，梁惠王提出的這個問題，毫不掩飾地表露了君王對於「強國」一事的美好想像；而他所念茲在茲的，其實不過「利」字而已。然而，光只從「獲利」、「得利」來思考，真的就能確保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嗎？孟子認為，在「利」之前，更重要的應該是以仁義倫理作為穩固的社會思想基石，人飢己飢地體貼百姓的期待與需求，「亦曰仁義而已矣」。

楊照曾出版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，他認為，「政治的核心內容，正是權力、利益，以及權力和利益的交換互動。」而我們必須保持挺立的人格，讓自己做個正直的人，抱持這樣的信念，我們才更能好好地理解政治。在楊照引導讀者關心、理解政治的書寫脈絡中，愛國土或愛人民一文讓我們思索，作為國家發展的主事者、領導人，所要看重的究竟應該是什麼？而這樣的事例正好可與孟子面對梁惠王時所談論的「義利之辨」相互參看。

俄羅斯的土地面積廣大，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國，但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莫過於西伯利亞。

從十六世紀開始，蘇俄有意識地追求領土擴張，最後，他們把勢力範圍拓展到達西伯利亞東岸，打造出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新興國家。但是，在面積廣袤，而且地理位置偏北的西伯利亞，種種農業條件不良，不僅氣溫低、日照不足，而且土表貧瘠，不易維持生活條件。

於是，俄羅斯興建了幾千公里長的西伯利亞鐵路，讓移居西伯利亞的人們可以依賴鐵路送來的資源活下去；並建立起輸送天然氣燃料的管線，以便維持溫度。另外，為了增加人口數，一九二九年時，蘇聯共產黨更開始透過勞改營系統，把那些被認為思想不夠純正的人大量移住西伯利亞。

時間過去，西伯利亞勉強開發起來了，但這些地區人民的平均壽命，低於蘇聯境內其他各地人民，更遠低於歐洲各國。為了禦寒，也因為北方陰鬱的氣氛，西伯利亞人口中酗酒的比例極高，最後，竟慢慢成了蘇聯境內罪犯的避難所。

這樣的結果，和蘇俄一開始所期待的地廣人多，是背道而馳的。俄羅斯為了追求領土擴張，便積極開發不適人居的西伯利亞，希望藉此以壯大國家聲勢。然而，最終情勢卻不如預期，俄羅斯的國力並不因此更強。這正可以讓我們思考孟子的話：在上位者如果像梁惠王般，只一味以眼前之利為追求目標，而未思及所有政治施為是否合宜，結果可能反而更糟糕。反之，如果能以仁義為根本，將「民之所欲」作為優先的考量，也許才是國家可以長治久安之道吧！

（節錄改寫自楊照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1，本事文化）